



## 长命菜

□白 水

近年关，母亲心底便会生出一份旁人难解的“反常”期盼。虽然她素来怕冷，却时时留意天光云影，期待老天能下场大霜，这霜，和做好过年的“长命菜”息息相关。

我心想，母亲这是“心忧菜涩愿天寒”。天气预报里的降温如期而至，母亲盼的那层霜，应该已踏风而至了吧。老家的菜园里，芥菜挤挤挨挨地铺满腊月的地头，经霜一吻，翠色叶片上便凝了层淡淡的白，似落了薄雪。叶片虽失了几分脆挺，却将天地间的清冽与甘甜，尽数锁进粗壮饱满的菜梗里。我估摸着，芥菜的性子，是“欺暖怕硬”，所谓的“硬”，就是冷气从气态到固态。

做长命菜前，母亲从不让我动手择菜，怕我折了菜梗，断了长命菜的好彩头。她挎着竹篮，弯腰在菜园里细细挑选，专拣那些梗粗叶肥、长相挺拔的芥菜，整叶摘下时，还透着生机。

厨房里的柴火灶烧得正旺，火苗舔着锅底，铁锅蒸腾起袅袅热气，将寒意隔绝在外。母亲把整捆芥菜放进沸水里焯煮，翠绿的菜叶在滚水中舒展翻卷，转瞬间变得柔软温润。焯好的菜要浸入冷水，冰水的寒凉与沸水的温热碰撞，方能锁住脆嫩的口感，让菜色始终鲜亮翠绿。待菜叶彻底冷却，母亲便坐在小板凳上，指尖顺着菜梗轻轻一撕，长条的菜叶便顺势分开，她撕得极慢、极均匀，务求每一缕都扯得纤长。

长命菜的做法，简直到了极致。母亲往锅里舀入少许猪油，待油香漫开，便拍碎几瓣蒜头丢进去，蒜香瞬间炸开。接着倒入撕好的芥菜条，锅铲快速翻炒，菜叶在锅中翻滚，清脆的声响里，菜香愈发浓郁，不张扬却格外动人。起锅前无需繁杂调料，只撒少许盐提味，最大限度留住芥菜本身的原汁原味，这是最朴素的烹饪，也是最本真的滋味。过年时，满满一碗绿油油的长命菜端上桌，透着几分清雅，格

外抢眼。

年夜饭的荤腥自然丰盛，可我总对这道长命菜情有独钟。夹起一长条，需仰着头慢悠悠地送进嘴里，软糯的菜梗裹着淡淡的清甜，越嚼越有滋味。那时年纪尚小，不懂“长命”二字背后沉甸甸的期许，只觉得这道简单的家常菜，藏着最踏实的年味。

后来离家求学，城里的年味渐渐淡了，宴席上的珍馐美味层出不穷，却总在寒冬时节，格外想念母亲做的长命菜。有时，特意从老家带了捆芥菜，学着母亲的模样一步步操作：焯水、浸凉、撕条、翻炒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不敢有半分差错，可炒出来的菜，总觉得少了几分味道——没有土灶的烟火气，没有母亲指尖的温度，连清甜里都透着几分寡淡。直到某次去姑姑家吃饭，桌上的荤腥满满当当，反倒让人没了食欲，正在倦怠

时，姑姑端上一碗绿油油的长命菜，熟悉的香气瞬间撞进鼻腔。我夹起一筷子放进嘴里，清甜的口感与记忆中的滋味完全重叠。有母亲的味道，这菜绝对正宗！我不由得心生感慨。

老家菜园里，芥菜依旧年年栽种，从未间断。电话里，总能听见母亲盼霜的念叨，知道今年过年，桌上定然少不了那碗长命菜。年岁渐长，再回忆起这道简单的家常菜，才渐渐读懂菜里藏着的深意：它不只是舌尖上的味觉记忆，更是祖辈流传的生活智慧。无论走多远，循着这缕熟悉的味道，便能找到故乡的方向。

想念长命菜，从来都不是虚妄的味觉执念，而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感向往：家人平安，岁月长久，团圆相守。它是一道菜，更是一根坚韧的情感纽带，一头系着过去的岁月与乡愁，一头连着当下的牵挂与期盼，更维系着那血脉相依的亲情。

## 岁朝清供

□谢小白

过年期间，我家除了置办年货，必不可少的便是买上几盆花，将居室装扮一新，旧时的说法谓之“岁朝清供”。从流传至今的清供图中可以看出，人们会将水仙、蜡梅、瓜果等供于案前，求得几分春意与诗意。因所供之物有别于春节的红火热闹，带着几分清新雅致，所以被称为清供。

幼时家中拮据，过年优先满足口腹之欲，但小寒节气前后，老爸仍会买上几个水仙花种球，剥掉褐色外皮，冲洗干净，清水浸泡，再安放在碗碟里。他没有专门的花器，就用寻常吃饭的青花瓷碗供着。素雅的蓝花搭配青翠的绿苗，倒也相宜。老爸将它搁在窗台上，日日暖阳照耀，花苗一天比一天高，让人生出自有寸进的欢喜。没开花前，它常被误认作蒜苗，丝毫不

起眼，但等到春节前后，开出黄心白瓣的小花来，便摄人心魄般叫人不由得多看几眼。凑近了轻嗅，更是馨香醉人，让人想化作蜜蜂，吮尽那份甜香。除夕那天，老爸还会特意在盛放水仙的器皿上贴上一张小小的福字，红的纸、绿的苗，嫩白鹅黄的花，烟熏火燎的陋室，一时间明艳起来，年的感觉也就来了。

受老爸影响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后，我也总在腊月里买水仙花球。悉心照顾，给它时间，静候开花，散发芳香。而且，受益于当下便捷的物流，我的清供之物有了更多选择。风信子、大花蕙兰、蝴蝶兰等，都可以买来装点，充实年味，让春节一派生机，春意盎然。只是大家不再称之为清供，而是冠名为年宵花。顾名思义，花期

在春节元宵之际的花。这个名字带着几分喜气，听起来花团锦簇，和和煦煦，但我还是更爱岁朝清供之说。

于新岁初始，在案头摆上几盆花，这既是充满仪式感的新年祈愿，亦是给红火热闹平添几分淡雅。既是供，那么就必须有供奉的对象，字面上自然是在供年，以花迎年，愿新岁似花绚烂，如春天般蓬勃。但当我时常与花相对，心生欢喜之时；当我侍弄花的间隙里，梳理自我，缝补内心之时；当我以赏花为名，为生活按下暂停键的片刻，我渐渐领悟到，我供奉的是新岁，但更是自己的内心。我的心在花草的滋养下，日趋平静淡然，丰饶自洽。这也解释了古代文人喜欢“四时清

供”的缘由，即供奉不分时节，不着意年岁，案头常有青绿或馨香，为的就是举目抬眼，赏心悦目。

此番风雅，贵在精神内核，即关照自己的心。那么，且以新春的名义，清供一枝花、几抹绿，为新年，也为自己。愿岁岁年年，心渐澄明。



(CFP 图)

## 除尘记

□陈 咿

在老家，春节前的大扫除——筅尘，是过年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。人们清扫屋内各个角落，清洗器具、拆洗被褥，以此辞旧迎新。

小时候，我家的除尘工作总是在父亲的寒假开始后才开始。阿嬷为此早早地准备了一系列工具：一把扫把、一根长竹杠、一条红带子以及一枝寓意吉祥的“春花”。这“春花”是闽南的特有装饰，由一根小竹棍粘贴上红色、绿色和金色的纸张制成，顶部三角形各色纸片绚丽夺目，中部和下部则以红色圆形剪纸为主，内部嵌着绿色纸条，甚是好看。父亲会将红带子系于扫把之上并固定在竹杠上，最后插上那枝寓意喜庆的“春花”。小时候的我一直觉得那枝“春花”是整个除尘仪式里的亮点，而且这种纸质的花只有在春节前才有售，记忆里，浓浓的年味就是从“春花”开始的。

除尘开始了，父亲穿上旧衣服，戴上帽子、口罩和手套，一丝不苟地清扫房屋梁柱、墙壁上的尘埃与蜘蛛网。那时我家

屋顶还是木制瓦片结构，每次看到父亲除尘后满身尘土，我就很纳闷，平日里阿嬷已将家中打扫得窗明几净，为何除尘时父亲竟还能扫出如此多的灰尘？然而，我内心依旧开心，因为除尘意味着新年将近，孩提时代的我对过年的期待总是那么热烈，过年时总有说不尽的欢悦。

除尘当天的晚餐，阿嬷得张罗煮面线，其中加入地瓜粉制作的粉团，意在“粘住角脊”，我猜应该是除尘时动了屋顶，老人认为吃了粉团，下雨时屋顶就不会漏水了。此外，阿嬷还有许多过年时的规定，如年前购买带有种子的甘蔗放在房间里，甘蔗上缠着红纸，要过完正月初三才能吃；除夕得把家里的垃圾倒掉；年前得在每个房间的桌上放着插有“春花”的年糕和桔子；大年初一这一天不可以挨骂，否则全年都会时常挨骂；大年初一是不能吃稀饭的，否则正月里会下雨，影响出门游玩。记得有一年，我非要去吃稀饭不可，结果真的在去走亲戚时碰上下雨，当然，这纯属巧合。

父亲清扫完屋顶和墙面后，接下来便是阿嬷和母亲的工作环节。她们搬出家具、茶具、锅碗瓢盆等逐一清洗，苏打粉浸泡、刷子刷洗、清水冲洗，使得家中每一件物品都亮堂堂的，连木制的大门都被她们刷得干干净净，等待着到时候贴上春联。

记忆中，如果年前经过哪家门口，看到他们的大门是干净的，就知道这家已经完成了除尘工作。母亲浆洗衣物时，还会用备好的米汤来浆洗被褥，那种浆过的被子散发出温馨宜人的香味，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。

后来，我有了自己的小家，每年的除尘工作由我先生率先开始，我会为他准备好帽子、口罩及系有“春花”的扫把。除尘当天，我效仿阿嬷煮起了放入粉团的面线糊，同时向我的孩子讲述阿嬷关于过年的种种传统。这些旧俗不仅是民间年文化的体现，更蕴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与智慧。

## 团仔爱年兜

□郑玉治

“团仔爱年兜，大人乱糟糟。”“蒸龟蒸粿蒸菜包，买鱼打肉做年兜。”这两句民间俗语，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闽南乡村过春节时，大人与孩童生活状态的生动写照。大人们忙着扫屋除尘、置办年货，忙得不可开交；孩童们只管放假过年，吃好穿好。而我，总从腊月初便开始掰着手指倒计时，期待着这快乐热闹的节日快点到来。

我的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，公历年未结账的那几天，他总会坐在寝室靠窗的办公桌前，“噼里啪啦”地拨动大算盘上的算珠，认真核算每家每户一年的工分与分红情况。春节临近，分红的日子一到，大石板旁最是热闹，父亲配合信用社的工作人员，将一沓沓挺括崭新的钱票逐一递到乡亲们的手中，那抹红与绿，晃得人眼热心动。除夕，轮到父亲给我们分发压岁钱，我一般能领到八毛钱，顺滑的票子揣在口袋里，指尖不时摩挲，心底的欢喜悄然漾开。

大年夜的热闹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欢喜。临睡前，哥哥会把“灯仔火”摆上床头柜，守着新年的到来。我总在大年夜早早睡下，粗呢子布料的新衣裳整整齐铺在床头，新球鞋、新袜子摆在床脚，然后带着满心欣喜入睡。

我总在大年夜早早睡下，粗呢子布料的新衣裳整整齐铺在床头，新球鞋、新袜子摆在床脚，然后带着满心欣喜入睡。

大年初一，我便迫不及待换上新衣新鞋，吃过母亲煮的鸡蛋面线，就和小伙伴们结伴前往泉州城里看热闹。那时的我们脚下生风、步履轻盈，十公里的路程，竟只走了一个多小时。路过青石板铺就的石头街，走到热闹的幸福街，远远望见大隘门的轮廓，便是进了城。城市的繁华与烟火气扑面而来，让人心头雀跃。

揣在口袋里的压岁钱，此刻便派上了用场。“看侨光，吃远芳”，是我们进城不变的路线。先花五分钱看一场热热闹闹的电影，再去吃一笼五分钱的小笼包，皮薄馅大，咬一口满嘴流油。或是沿着中山南路往北走，花一毛钱买一碗肉羹、一个水煎包，吃得浑身热乎乎，脸蛋红扑扑。最后，总要去中山中路的新华书店挑几本喜爱的小人书，才揣着满心欢喜回家，这年兜算是过得快乐且圆满。

如今回首，童年那算珠声、饭菜香，都化作细碎的美好，深深藏在记忆深处。

## 征稿启事

闽南乡音中，一声“厝边”道尽邻里间的脉脉温情，而过年时弥漫在“厝边尾”的浓浓烟火气，则是最动人的年味。

儿时，年味是翘首期盼的欢喜；长大后，年味是魂牵梦绕的乡愁。年的滋味，藏在每个人心中，各有温度，各有故事。辞旧迎新之际，《清源》副刊开辟“厝边年味”专栏，邀您漫步市井街巷，感受置办年货的热闹，聆听团圆饭桌上的家常，品味民俗风情的韵味……在氤氲的年味里，诚邀您共忆时光，共话年俗，共叙乡情，共迎新春。

投稿邮箱: qingsyuan@qzwb.com  
(请注明“厝边年味”征文)  
投稿热线: 0595-22500062  
截稿日期: 3月3日